责编:田朝艳 美编:刘仕川 组版:周照省 校对:龙 萍 E-mail:ztrbbjb@126.com

难忘故园

张心雨

这是去年夏天的事。

夏日,天亮得很早。城里的夏天总是吵闹,车声、人声混着不间断的蝉鸣,闷得人心里发沉。恰逢一场丧事,我得以重回许久未踏足的深山故园。

很多年了,我总念着老家,却极少回来。

我的老家,藏在深山里。地势高,路远,四周全是连绵不绝的青山。早年,我们一家人一直住在这深山里,既没有搬迁的缘由,也没有外界的纷扰。只是山里的老木屋,经不住常年的风雨侵蚀。日晒、雨淋、虫蛀,岁岁年年,墙体慢慢朽坏,房梁渐渐松动。后来,屋子彻底塌了,再也住不了人。没有法子,我们只能离开世代居住的大山,搬去县城生活。

自此,我便没有老家了。

这次回来,站在熟悉的山岗上,一眼望过去,满眼都是荒草。

哪里还有半点屋子的影子。

遍地杂草长得很高,乱蓬蓬的,缠缠绕绕,盖满了从前的院落、地坪、菜地。碎木块、烂瓦片混在泥土和荒草里,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老屋塌得片瓦无存,连地基都被野草覆盖了。有人问我,你家的老房子具体在哪?我只能抬手,指向一个模糊的方位。具体的边界,老屋的模样,早就被岁月和荒草吞得一干二净。

看着这片荒芜,心里空空的,说不出的滋味。

我总想起小时候的夏天。

那时候,奶奶还在,老屋也好好地立在山间。一放暑假,我和弟弟就迫不及待往山里跑。回到老家,日子慢,也清静。深山住户稀少,邻里隔得远,一户在这面山,一户在那面坡。中间隔着树林、山沟和田地。平日里听不到邻舍的动静,也没有热闹的人声。

小时候,我总觉得老家是孤寂的。

每天清晨,山里容易起大雾。雾很浓,白茫茫一片,把整座山裹得严严实实。树看不见,路看不见,远处的山也看不见,天地间只剩一片沉沉的白。站在门口,四周静得可怕。风轻轻穿过林子,带起一点细碎的声响,反倒衬得山野愈发寂寥。

每逢大雾天,我心里就莫名难过。说不清哪里委屈,只觉得心头闷闷的。小小年纪的我,总被这份山野的冷清困住。

可我又偏爱这份安静。

夏天回老家,最常做的事,就是放牛。

家里养着一头老黄牛,性情温顺,走路慢悠悠的。每天吃过早饭,我就牵着牛绳,带着弟弟出门放牛。我们不敢去太远的山林,只在屋前的山坡、山下的河边转悠。

山路窄,泥路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路边长满野草,夹杂着不知名的小野花。牛走得慢,一步一低头,边走边啃食路边的青草。它吃草很专注,嘴巴一抿一嚼,不慌不忙。我和弟弟跟在旁边,踩着软乎乎的草甸缓步随行。

太阳慢慢升起来,穿透林间的枝叶,细碎的光斑落在地上,落在牛背上,也落在我们身上。山间有风,凉凉的,吹走了夏日的燥热。河水清清的,缓缓流淌着。牛吃累了,我就牵着它到河边喝水。它把头沉入水里,响起咕嘟的水声,特别安稳。

弟弟年纪尚小,总是贪玩。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摘野花,一会儿蹲在河边看小鱼。我大多时候是安静的,不爱打闹。就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牛吃草,看着流水潺潺,看着层层叠叠的青山。

老屋独处深山,离人家远。整个暑假,多数时候只有我、弟弟和奶奶守着这片山林。在外人眼中,这里清净自在,可小孩子的心,总难免生出几分孤单。我常觉得,我和这片山很熟,却又格外陌生。长于山野的我,童年只有草木相伴。

但我并不讨厌这份孤独。

老屋正对的山间,有一处瀑布。不算壮阔,却常年流水不断。

无事的时候,我最爱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静静地望着对面山涧的瀑布。水流从高处落下,顺着岩壁流下来,日复一日,岁岁不绝。晴天的时候,水流清亮,映着日光,闪闪发亮;雨天的时候,山水暴涨,瀑布声势大些,轰鸣声响彻整个山谷。

我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

山里的万物都是安静的。风有风的声音,水有水的节奏,树有树的姿态。无人打扰,没有喧闹,不用迎合。我好像听得懂自然无声的话语。山的沉静,水的温柔,草木的从容,全都悄悄融进我的心里。

那些年,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很少回家。

无数个安静的午后,我坐在窗边,望着连绵远山,心里慢慢涌起对父母的思念。想念他们的模样,期盼阖家团圆的日子。盼望一家人热热闹闹,不再这般冷清。思念细细密密缠在心头,淡淡的愁绪,不尖锐,却绵长不散。

可日子一天天过着。

一个月,两个月,整个暑假,我都待在这片深山里。慢慢地,我习惯了这里的静,习惯了这里的绿。满山深浅不一的绿意,层层叠叠的林木,温柔的山风,清澈的河水,治愈了我所有的孤单和惦念。我渐渐留恋这片山野,留恋少有人到访的老家。

我的奶奶,是最普通不过的农村妇人。

她一辈子没出过深山,一辈子围着田地、围着家务、围着子女打转。奶奶瘦瘦小小的,脊背微微佝偻。常年劳作的她,身子单薄却十分能干。她一生本本分分,勤勤恳恳,不争不抢,守着这个山里的家,把几个子女拉扯长大。

记忆里的每一个暑假,都是忙碌的。

夏天是洋芋成熟的时节。天刚蒙蒙亮,奶奶便早早起床,收拾农具,喊我和弟弟一同下地。山路不好走,我们背着背篓,踩着晨露往坡地去。洋芋地在半山腰,泥土潮湿,一脚下去,鞋子、裤脚都是湿的。

挖洋芋是一门细致活。俯身刨开泥土,一颗颗圆滚滚的洋芋从泥土里翻出来。大小不一,密密麻麻散落在地里。我们蹲在地里,一颗一颗捡拾,放进背篓。太阳慢慢升高,阳光洒在背上,暖暖的,慢慢变得发烫。额头上的汗水不停往下流,顺着脸颊滑落。

背篓装满了,我们便背着洋芋往家走。山路崎岖,上坡下坡都费力。小小的我,背着半篓洋芋,肩膀被压得发酸,步子都走不稳。弟弟年纪小,背得更少,却也咬着牙跟着。奶奶从不喊累,默默背着最重的一篓,走在最前面。

整个夏天,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农活。挖洋芋、收洋芋、晒洋芋,打理菜地,田间除草,清扫院落。乡下的日子,没有清闲可言。日复一日的劳作,填满了我童年的每一个暑假。

等到暑假尾声,快要开学的时候,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深山,坐车返回县城。

那时候的我,以为每年夏天都能回来。奶奶在,老屋在,山野在,我的老家就永远都在。

可人世间最无常的,就是岁岁年年的变迁。

后来,奶奶走了。

最疼我的老人,永远留在了这片深山里。再也没有人清晨唤我起床,再也没有人带着我们下地劳作,再也没有人守着这栋老屋,等我们岁岁归乡。

再后来,无人居住、无人修缮的老屋,抵不住风雨的侵蚀,彻底坍塌了。

房倒屋塌,故人远去。

如今再回故园,荒草遍野,空山寂寂。没有炊烟,没有灯火,没有人声,没有等候我的亲人。熟悉的山河还在,可家,彻底没有了。

我站在荒芜的旧宅地基上,风吹过荒草,簌簌作响。还是当年的山风,还是当年的绿意,可早已物是人非。

原来所谓老家,从不是一片土地、一栋房屋。

而是有人等候,有家可归,有牵挂可依。

如今故人已逝,老屋湮灭。我生长的这片深山,终究成了我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往后余生,山河依旧,岁月漫长,我再也没有真正的老家了。

根植于乡土的世纪守望

何远福

恬淡的时光总是走得格外轻柔。在青山如黛、溪水潺潺的昭阳区苏家院镇双河村,有一位百岁老人——朱太玉。她生于1919年,那年的风,吹醒了沉寂的山河,无数仁人志士用热血冲破桎梏、以笔墨呐喊发声,点点星火汇聚成刺破暗夜的光芒。这阵风吹过百年,仍在山河里滚烫。

这位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老人,亲眼见证了双河村的发展与变迁。

朱太玉老人的一生,与双河村紧密相连。双河村因西岔河与竹筒河交汇而得名,这块“四山夹两河”的宝地,自古便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昔日的双河铺子商贾云集,热闹非凡。生长于此的朱太玉,在这片山水的滋养下,养成了包容、坚韧的品格。

在双河村的牛街自然村,生长着一棵被彝汉两族群众共同珍视,树龄超800年的古朴树。这棵树干需5人合围的古树,是彝族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的鲜活见证。可以想象,朱太玉老人年少时,或许也曾在这棵树下歇息、与邻里话家常。这棵古树,如同朱太玉的一生,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承载着乡土记忆。

双河村的木瓜林自然村曾盛产“贡米”。清嘉庆年间,因此地大米米香浓郁、口感软糯,被地方官员选送进宫,定为贡米。朱太玉一生都在这片土地上辛苦耕耘,她的汗水曾浸润过盛产贡米的良田。这片肥沃的土地,养育了老人和她温馨和谐的大家庭。

她的青春岁月,浸透着劳作的艰辛。可以想见,她曾和无数同时代的农村妇女一样,在田间辛勤劳作,用柔弱的肩膀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她亲历了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迎来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好生活。

她的双手,曾织过布、插过秧、喂养过牲畜,也抚育了一代又一代子孙。这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而她,就像双河村口那棵苍劲的古树,将所有的风雨都沉淀为年轮里的从容与静默。

如今,朱太玉老人居住在双河村四组,享受着五世同堂的天伦之乐。这个庞大的家族,是她此生最伟大的“作品”。儿孙承欢膝下,让她的晚年生活充满温暖与慰藉。

每当有人问起老人,家人总是微笑着说,老人性格乐观,心态非常好。正是这份植根于心底的豁达与对家人的爱意,支撑她走过漫长的岁月,成为维系整个家族情感的重要纽带。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朱太玉老人,既是家族的荣光,也是双河村宝贵的人文财富。

昭阳区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们走进双河村,来到朱太玉老人家中,支起画板,用画笔为这位百岁老人创作肖像画,还用相机记录下她慈祥的笑容。

这位平凡的农村老人,成为这片土地深厚人文底蕴的象征。

谈及长寿的秘诀,家人和邻里都会提到她乐观的心境。她一生勤劳,习惯了粗茶淡饭,常年劳作让她筋骨强健,而随遇而安、待人宽厚的性格,则让她内心始终保持着平静。

朱太玉老人,这位扎根双河村的世纪守望者,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乡土史书”。她见证了国家的沧桑巨变,享受着国泰民安的幸福晚年。

因她的存在,双河村的田园风光才有了“灵魂”,“岁月静好”一词也因此变得具体可感。凝望她的肖像画时,我们仿佛能透过那平静的笑容,看到一条名为“生活”的漫长河流。它静静地流淌着,最终汇聚成生命的海洋。

她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她用百年坚守,诠释了朴素的生命哲学:热爱劳动、家庭和睦、与人为善、知足常乐。她的故事,写在双河村每一天的日出日落里,写在袅袅升起的炊烟里;她的故事,融于双河村潺潺的溪水里,滋养着后辈的心田。

模糊的父亲,心底的远山

胡志超

提笔写尽半生人事,写过春日晚风,写过人间烟火,写过伴我长大的母亲,唯独文字里,鲜少出现父亲的身影。不是不曾想念,只是记忆里关于他的一切,都蒙着一层薄雾,朦胧、浅淡,看不见清晰的轮廓,只余下一抹温软又酸涩的留白。

我幼年便失去父亲。旁人说起父亲,总有鲜活细碎的画面:宽厚的手掌牵着孩子过马路,深夜归家带回的糖果,犯错时严厉却藏着心疼的训斥,夏日里举在头顶遮阳的臂膀。可我搜遍脑海,却寻不出一段完整连贯的往事,没有清晰的眉眼,没有一句真切听过的叮嘱,就连他说话的音色,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风里。

我只能从长辈零碎的闲谈里拼凑他的模样。老屋墙上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有几张泛黄的相片边角已经卷起。照片里的父亲眉眼温和,身形清瘦,那便是我唯一亲眼看见的父亲。大人闲聊时偶尔轻声提起,说他性子温和、待人厚道,年轻时勤恳顾家,总想着让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这些细碎的评价,是我了解他仅有的线索,像散落的碎玉,拼不出完整的人,只能靠着旁人的叙述,在心里描摹一个模糊的虚影。

小时候不懂遗憾,只觉得有母亲相伴就很幸福了。每当看见别家孩子被父亲高高举过头顶,护在身前遮风挡雨,我总会悄悄移开目光,说不清心底那点空落落的情绪是什么。年岁渐长,才慢慢明白,那是一份自幼缺失的依靠,一份从未真切拥有过的父爱。

成长路上遇到委屈与挫折,无人像父亲那般为我撑腰;人生岔路口感到迷茫和困惑,听不到来自父亲的提点与宽慰。上学、升学、毕业,独自奔赴生活,一路跌跌撞撞,凡事只能靠自己。无数个深夜,我独自消化苦楚时,心底会忽然生出一点虚妄的期盼:倘若父亲还在,会不会轻轻拍一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不必事事逞强?可这个念头转瞬消散,我甚至想象不出他安慰我的模样。

我很少在文字里提起父亲,一是实在无多少具象回忆可写,二是这份思念太过沉静,藏在心底深处,不必时时摊开示人。旁人的怀念,有无数往事作为依托,而我的怀念,却只有几张旧照片、几句旁人的转述。他像远处一座若隐若现的山,看不见清晰的峰峦,却始终矗立在我的人生路上,提醒我,我曾拥有过一场短暂的父子缘分。

我时常会暗自猜想,当年父亲是否也曾满心欢喜地看着襁褓里的我,畅想我长大成人的模样;是否盼着牵着我的手,同我看遍世间风景。但是,这些期许还没来得及一一兑现,他便匆匆离去。这份来不及的遗憾,成了贯穿我半生的淡淡愁绪,虽不浓烈,却时时萦绕心头。

岁月缓缓向前,母亲日渐年迈,最终安然辞世。我长成能独当一面的父亲,记忆里仅存的那一点关于父亲的模糊印记,没有随时光淡去,反而愈发珍重。我不再执着拼凑完整的过往,也不再因记不清他的音容心生遗憾。

纵然我的文字里少有他的身影,纵使脑海里只剩朦胧的残影,可我清楚,他从未真正离开。他是我血脉里与生俱来的羁绊,是我生命最初的来处。这份模糊却绵长的惦念,藏在每一次安静回望来路的瞬间,无声却深沉,岁岁年年,不曾中断。

往后余生,不必刻意落笔描摹。心底那座远山,便是我对父亲,最长久的思念。

给时间一点时间

韩子呷

给时间一点时间
让过去的过去
让开始的重新开始

给熬夜的夜一点时间
让疲惫的双眼
在晨光中自然醒来

给纠结的心一点时间
让翻涌的波澜
在岁月里慢慢平复

给错过的遗憾一点时间
让那些未说出口的话
化作风中的落叶
归于泥土的安静

给未知的明天一点时间
让焦虑的脚步
在平凡的日子里
找到自己的节奏

给时间一点时间
不急不赶
看庭前花开花落
望天上云卷云舒

当日子一天天翻过
你会发现
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的坎
都成了脚下的路

给时间一点时间
把心安放在当下
等风来,等花开
等生活
还你一个
温柔的答案